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七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帖一

賀復徵曰按說文曰帖者帛書署也又廣韻曰券帖也選舉志明經試帖尚書故實王逸少有與蜀郡守求來禽青李櫻桃日給滕子帖則稱帖從來舊矣今于閣帖中前有題致某某者仍入尺牘失題如月儀

悽悶之類選十餘則以備一體

月儀帖 晉索靖

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遥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眷然之感裁復具書不悉

悽悶帖 謝安

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宪號慕觸耳悲踊尋繹荼毒豈可為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

破羌帖 王羲之

知虞師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破羌重命想必擒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

安西帖　王羲之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

進鎮帖　王羲之

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稚恭庾安西字也黄伯思云

按庾翼鎮荆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剋定有期則始雖同衆議而終以為當亦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為嗟嘅也　二帖散見今遂為一此帖有關于江左國事不徒筆語之工而已昔人謂子美為詩史若右軍此帖謂之字史亦可也

鹽井帖　王羲之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去冬帖　王羲之

去冬在東鄉因還便白戕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使故不復承動靜至于詠德之深無日有墜省告荷眷顧之至尋領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咨無復覲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為時筆絕情塞

辭舉帖　王羲之

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

君當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老僕之懷謂君體之方復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視時直方其道不因放恕之會奉身而退又為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藥石之資如有一方欲盡頤養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盡于今也

成都帖 王羲之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

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

清晏帖 王羲之

知彼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游目

石脾帖 王羲之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揺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荀葛帖 王羲之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覩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荀獲譏于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于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己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為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憒遂忘致令送顧因暇日可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七十帖　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
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
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
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奉橘帖 王羲之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採菊帖 王羲之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

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送梨帖 王羲之

令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

青李帖 王羲之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滕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故逺及足下致此大惠也

秋月帖 王羲之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之力不具

羣從帖 王羲之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福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為痛惜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小差帖 王羲之

頃小差欲極游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御世帖 王羲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令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恒憂不治為時恥之

辭郡帖 王羲之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

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

鏡湖帖 王獻之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辭中令帖 王獻之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勲賞既凑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便餧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懇懇祈訴惟願離令任耳餘無所擇王懐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

當之未易也

答渭厓霍公小帖 明呂柟

生平日以公為正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聖主聰明睿智足以追復堯舜乃公所斂祭二人掩撤行私引進匪人至令今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不能上告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一二千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

公多學有志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重過崇國寺帖　袁宏道

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牀半落葡桃枝僅存其半老幹畧已伐盡向來紅衫老僧寂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何異黄公壚今日視此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曰老人好述遠事夫老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帖便知弟老態可掬也

保母帖　王獻之

瑯琊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季望瘞會稽山陰之黄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宫於兹土者尚勿毁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私狀一

劉勰曰狀者貌也陳列事情如人之貌昭然可見也

分古體令體二種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唐韓愈

伏聞令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皦白天

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
廹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
依類託喻事之纎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
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
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徳也人立而拱非禽獸
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
附麗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徳行也不戰而來
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

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奉狀以聞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韓愈

二月五日恩赦令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

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忭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以聞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柳宗元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原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鷄變好音惠澤豈俟于崇朝仁化寧期于必世遂使瑯琊即墨田

生無慮其興謀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

謨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

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七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私疏一

劉勰曰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劵短書號為疏也今分古體今體二種

與父恭疏 魏張就

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

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耶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犄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燉煌太守馬艾卒功曹張恭遣子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刦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恭即攻華華恐詣金城蘇則降就竟平安

與子儼等疏　晉陶潜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科之人親受音旨

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

月遂往機巧遂踈緬懷在昔渺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遺族子凱疏 陳謝貞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隕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

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小未嫻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上百里昌言疏　唐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于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于家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

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迴忍恥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如成名悔過倘存于己為仁不假于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誼而罷匡秦之心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將來而駿奔割萬恨于生涯進一簣于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于

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泰忠臣不以困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趾雖遠還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為十八篇分為上下卷庶謁私款少俾公政追思罪戾若投氷谷謹奉言疏不備勃再拜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

明 賀復徵 編

私令一

劉勰曰令者命也王祥訓子孫遺令李暠戒諸子手令是也

訓子孫遺令 晉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

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纒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

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賢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遺令 杜預

古不合㚄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

也吾往為臺郎常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
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
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
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
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
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功巧而
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
載無毀儉之至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

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宫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逺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劉逵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

以下經類

吴訥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大抵序

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諸作庶為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徐師曾曰序亦作敘言其次第有序若繇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叙事宋真氏常分列于正宗之編其序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畧之名則其體稍變而其文益簡矣復徵曰序東西牆也文而曰序謂條次述作之意若牆之有序也

又曰宋真氏文章正宗分議論序事二體今叙目曰經曰史曰文曰籍曰騷賦曰詩集曰文集曰試録曰時藝曰詞曲曰自序曰傳贊曰藝巧曰譜系曰名字曰社會曰遊宴曰贈送曰頌美曰慶賀曰壽祝又有排體律體變體諸體種種不同而一體之中有序事有議論一篇之中有忽而叙事忽而議論苐在閱者分别讀之可爾

毛詩序 周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尚書序

漢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異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志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義起于彼稱族尊君命舍

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

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

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

文説者以為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葢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

始于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

考來情見乎辭言髙則旨逺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

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説考方國之語采謡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别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
鬼神為之疪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月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繇者漸四吏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繇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于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離黍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兹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于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莊公不納子糾為内

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

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来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争之説廢興繇于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説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弟子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

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三傳指要序 唐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甞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

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繢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户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龍圖序

宋　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萬皆累累然如繫之于縷也且夫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

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无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兹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斡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

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畧述其梗槩焉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来矣其見於今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襍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也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

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藴奥未有

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于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

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
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
沉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怳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
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
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
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

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周禮訂義序

真德秀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尊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

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乎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刮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著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

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覲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衆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

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早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

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塞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某書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

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常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

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

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維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説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其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

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来屏居無事乃得繙閲經傳彚而輯之畎畒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

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二

周禮考次目録序　明方孝孺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歴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蔵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

而舜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葢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踈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而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

職美矣冡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冡宰者也冡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冡宰今周禮列於冡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冡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寘冡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葢定其序

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后世以書周公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為五曰宮正歸於司

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敎事者八十存者四嘗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撣人司寇之掌交歸馬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

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爲有稻人爲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

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壓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遵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薙氏掌水禁者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蠱物鼁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簇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木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

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為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茍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為哉

夏小正集解序　王褘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為鄭氏非也頼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闕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闕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觧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謂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歴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及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

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吕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昬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

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黄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黄帝否耶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黄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子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

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書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藳重所繕録章句字書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誂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誌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

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其則在乎家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君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

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致誠正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為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是

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而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具其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夫苟缺其一節則既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然一榱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

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

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取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

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

之方也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典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睹儒臣以真

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思以補其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惓惓一念之忠儻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也

三禮考註序　羅倫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

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制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壞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敘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

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壁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為已作以公支言叙録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禮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没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禮儀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為豈壁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

夫義叙録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
記叙録成於丞年此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
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註所取經若諸
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
取諸小戴者纂言悉寘不録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
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
楯特甚凡叙録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註精審文義
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

彙混淆註釋粗畧悉取陳氏集説中語割裂而補綴之
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其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
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
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
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内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
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
為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
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没授其意於孫當

其謂是歟故後人因而竄入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為後人所亂者如此且屬倫校讐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註疏諸書旁証而訂之使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監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

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朱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學問以效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禮記纂言序 王守仁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燦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葢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

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

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

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覩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也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

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説而屬序於余余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五經臆説序　王守仁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

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録之意有所得輙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葢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娱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麯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於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古小學序　湛若水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之教無傳焉辟雍泮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其篇散

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彼考室弗惟其堂曷能搆搆則圯若農力穡弗惟其晦曷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因讀禮采而集之復為蒙養洒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彜鼎也嗚呼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茍能

習其文行其實立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家塾傳之子孫云爾

檀弓叢訓序　楊慎

楊慎曰醫者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斠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犂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

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奥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倫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為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黄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騤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澔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階循焉蔡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恖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撈

幽蔵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寳哉

中庸輯畧序　唐順之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吕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

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廵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觧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葢古之亂吾道者常在於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

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之悖矣雖然其不相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子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

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濶而其為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

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

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説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説其未免於疵矣乎吾

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末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謂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謂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弒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

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之謂也故曰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

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賛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牽於舊聞过焉而莫予信也聞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

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貫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

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説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説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説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説春秋又當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詩説序　徐渭

予嘗閲孟德所解孫氏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

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觧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觧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為搔未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為搔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

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
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
若淇澳烝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懐也而以警遺巧
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
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説解頥凡四
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
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為説也卓而專
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

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衞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且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觧頤焉因為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抉駁禁持冐掐而𦡴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

也

經序録序　歸有光

予昔承之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脩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録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絶遭

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絶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出自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析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

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説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慱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

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有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别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録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名洛二誥之䟽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奥義也紹興

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黄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目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存其畧如此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八十二